

黑夜中,我和安芬赤诚相对

7



丁捷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失去身份证明的美院毕业生菜小天,在遥远的雪国亚布力思,被一个名叫安芬的酒吧歌手“收留”了。也许,只有遗失了身份证他们才能忘了自己是谁,找到真正的自己。他和她相爱了,忘记了身份、地域和年龄;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给对方听。轻松浪漫的男欢女爱只是表象,愈接近故事的真相,也就愈逼近他们的痛苦与屈辱。

上期回顾

在寻找藤乡的路上,安芬找到了一块石头,上面有绞在一起的两棵藤蔓,安芬说,这或许是古人的爱情信物呢。

生死之恋

我们总算走到了一块平缓的地方,看上去是一处河道的漫漶之地,虽然干涸,但能看到水线的纵横。“我们要在这里安营扎寨,看来没有更好的去处过夜。”

我们找了一块平地放下行李。安芬负责找水,砍柴,准备晚餐。我负责搭建临时住所——在草地上搭一个塑料薄膜帐篷。我立即开工。过了好一会儿,安芬满头大汗地回来了,找回许多大大小小的冰块。然后安芬就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灶台,在下面升起柴火。把大的搪瓷盆子放在火上,一个锅就成了。安芬把冰块装进锅里,开始做饭了。我趴在她的背上。

天完全黑下来。安芬的锅里已经散发出浓郁的面条和火腿肠的香味。安芬说:“可以开饭了,孩子,你该从我的背上下来了。”我有些窘。“安芬安芬!”我突然有许多呼喊她的冲动。她吱吱地答应着。我们的身后,是帐篷,黑暗中俨然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屋。“这个,可算是成家吗?”我的话打动了安芬。她在黑暗中转过脸,把它轻轻地蹭在我的胸脯上。“是的,成家。”她说。

晚饭后,我们在灶台边保持了明火。安芬从行李堆中翻出一个羽绒睡袋。安芬带着睡袋进了帐篷。过了一会儿,她喊我进去,说:“不钻睡袋,夜里会被冻死哦。可睡袋不够宽敞,你要脱了衣服才能钻进来的。”我说要不我和衣睡在睡袋外面。安芬说:“不行,两个人在一块,冻死的概率降低一半。傻瓜!”我乖乖地脱光衣服,钻进了安芬的睡袋。安芬顺着我的身子,摸了摸,说:“你不老实。说好把衣服全脱了,你却留着裤衩儿,怪不得这空间不够用,原来是你私自夹带衣服进来呀。我可是什么也没穿啊。”她说完抬起一条腿,

用脚趾夹住我短裤的下角,使劲往下一蹬,我的裤便到了膝下。然后我配合了一下,稍稍屈起腿,安芬便把它完全脱去,落在睡袋里。“这才平等啊。”安芬得意地说。

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创意之夜。塑料帐篷几乎是全透明的。我们与世界赤裸着在一层羽绒的两侧。起初我还有些局促,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摆放。安芬一一帮助我摆弄好,使我和她自己的身体顿时服帖。我和安芬久久地这样并列躺着。遇上安芬这段短短的日子,安芬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简单快乐的,这种感觉甚至使我忽略了她的年龄、身份,和她美丽背后有怎样怎样的阅历。当安芬几乎眯着眼睛向我索取那些爱情故事的时候,我甚至都没有想过对她说:安芬,说说你自己吧。

想到这里,我侧过身子,抱住安芬。安芬温顺地转动身子,背对着我,以使她的身体与我的身体一致弯曲,成为更熨帖的一对。我的一只手捂在安芬绵绵的小腹上,一只手从她的头颈之间穿过去。我的那只在她身前的手,被她抓起,轻轻安放在她的乳房上。在这样的亲密依偎中,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旷世的悲悯。“你在想什么?”“没有。”“如果世界上只有你和我,可我们又不得不分离,然后只剩下你,或者我,在分离前,你最想做什么?”安芬在黑暗中问我。我想了一下,说:“当然是想尽快地知道你的一切,一切的一切。”“你真的想听我的故事吗?”安芬继续问我。我没有吭声,只是点点头。背对我的安芬未必看见我点头,但是她收到了我拥抱里的力量的加强信号。

羽绒睡袋中的安芬,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,声音很低沉的,就像在自言自语。

亚布力山并不真的就是一座山,它其实就是我的家乡那座北方小城的名字。在我小的时候,这个城市有一种奇怪的职业,就是用铜啊铝啊铁啊什么的,铸造各种各样的动物,以及人物,大大小小,猪牛马羊,蛇龙兔猫,这些动物被刷上五颜六色的漆,销往全国各地。金属工艺品铸造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,成为亚布力山的经济支柱产业。那个叫李志华的女人,就是那个产业链条中的一员。

那个女人,对,我说的就是我妈妈,长得挺风骚的。印象中,她有一个比我现在细得多圆得多的腰,屁股比我翘,个儿大概比我矮一点点吧,一双有些深陷的眼睛。眼珠是那种咖啡色的,比较淡。远处一看,她的目光总是弥散着的,一点也不聚拢,不集中。打量男人的时候,就像一把霰子枪在射击。许多男人喜欢她,被她射中。我不记得我有父亲。也因为这个,这些男人就可以大大方方,肆无忌惮地喜欢她。他们到我家来做客,跟她吃饭,喝酒,然后进小卧室。这个时候,我就在外边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客厅,把小黑白电视的音量调得大大的。

有一天晚上,家里来了一位贵客。他长得黝黑、肥胖而高大,说话像打雷一样高亢。女人眉开眼笑,巴结说,厂长这么忙还关心我啊,厂长您坐啊。厂长把提在手上的一块猪肉摆在桌子上,打雷说,荔枝花,客厅连个沙发也没,你还真艰苦呢,家里弄成这样寒酸呢。那个女人叫李志华,大家都喊她荔枝花。荔枝花回应:“是的厂长,没办法啊,我一个女人家,那点点工资,还养个讨债鬼丫头,穷得没办法啊。厂长您给做个主吧。”厂长说:“只要你听厂长的话,好好做人,我发话,提个副科长换个

两室的不成问题,不是个啥事儿的。”女人从地上跳起来,上去就亲了一口厂长的黑脸。厂长咧开嘴笑了,把女人往卧室里一推,说:“进去进去,陪我抽支烟,好好商量一下吧。”

那黑男人以后便经常来。我大概在椅子上睡了三四个月,我们家终于换到了两个卧室房。搬家那天,女人亲自上街买了两大块肉,还有许多菜。厂里来了许多人帮忙,大家都不吭声,默默地干活。女人当晚把两块肉全煮了,一碗晚上吃,一碗分成若干小碗,送新邻居们,打个招呼。楼里大多数都是同事住户,全都陪着笑脸,说谢谢谢谢,荣幸荣幸,互相关照,建设四化。

荔枝花把一碗肉分完,回头的时候带了一个男孩,比我高好多。荔枝花兴高采烈地介绍说,这是顶楼的谈默,谈默就腼腆地笑笑,说,你好我叫谈默,住7楼709。荔枝花又介绍说,人家是最好的中学的学生。我就上去拉拉谈默的手,说:“你好谈默哥哥,我是安芬,学习不太好,拜你当老师吧。”谈默吓得把手缩回去,说:“安芬同学你好,我们要互相帮助,共同提高。”

我们正说着,厂长不知道怎么醒酒了,出来找卫生间,挥挥手说,快滚,你们吵死了。谈默吓得掉头就走了。荔枝花就说,啊呀,别吓着孩子啊,让他跟安芬交个朋友,以后出差多,她一个小娃娃在家,我不放心。“用不着这么客气。”厂长一挥说,“这小子跟他妈一样,老实,我叫他干吗他不敢不干吗。”

女人荔枝花换了有两个卧室的房,当上了厂里的销售科副科长,经常陪着厂长走南闯北去推销那些动物铁疙瘩。谈默就被厂长指定,在他们出差的日子照顾我。

手表是划定不同圈子的分水岭

6

热点关注

大多数情况之下,上流圈与下流圈的文化差异,很难调和。喝咖啡的,看不起吃大蒜的;吃大蒜的,嘲笑喝咖啡的。

在各自的族群里,最先形成气候的其实是下流圈。究其原因,无外乎暴发户心态,2000年之前,基本上北京城里所谓的时髦、流行,可归为此类。早期的倒爷有钱之后的标配就是:金色劳力士、不合身的皮尔·卡丹西服、大奔……

2000年之后,风头转向,圈子开始分层,“金劳派”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无情地冲入下流圈,他们的品位代表着恶俗、庸俗、世俗,简称“三俗”;而上流圈则明显开化了,懂得服饰搭配,懂得“稀缺意味着高格”,懂得“不求最贵,但求最少”的私人化品位了。简而言之:品质高、性价比高、格调高,简称“三高”。

十三叔有位朋友,情人节,别人给对象送礼物都是名贵外套啥的,这哥不走寻常路,买了两条LV内裤,2000多元。你看,2000多的内裤,反正十三叔是没穿过。十三叔邪恶地想,这内裤是不是如同《九品芝麻官》里皇上掉落在床下的那条龙内裤,有滋阴壮阳、延年益寿之功效?

呵呵,十三叔不是讽刺,只是说,喜欢稀缺和“定制”,正是“上流品位”的典型标志。

以衣着为例,有位“上流圈”的朋友直言不讳:“穿衣打扮,never is a pure question。”十三叔给解读一下,既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,那在其背后隐藏着的就是品位、性格、圈子、阶层的问题咯。这圈子里的神人,看行头,就知道不是土老帽。为啥啊,浑身上下,没一件是“成品”,都是手工定做的。碰到这种人,十三叔奉劝,千万不要傻呵呵地问:“这衣服不错,哪儿买的?”若是碰上心胸宽广、上下通吃的“乐天派”,人家可能觉得你这人傻得可爱;若

是碰到上流圈里典型的“势利眼”,心里必然给你打上“土鳖”的戳子,然后贱贱地喷一句:“定做的,呵呵。”

当然,也分场合,若是在一个三教九流的场合,他敢如此造次,你大可转身和你的下流圈朋友一起品评,那厮,太装X……不过,这种情况,井水不犯河水,绝少碰头。

有时候,十三叔也挺讨厌这种“咋咋呼呼”的上流圈子,但是干把块的北京裁缝店老师傅的手工,和上万美金的大师剪裁,确实不一样,具体哪儿不一样,唉,十三叔道行不深,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,反正就是不一样。

这大概也是圈子里再度细分的原因,虽然在某些时刻,十三叔也勉强能在上流圈里装一下,但若是碰到极品,那就露怯了:拿着烂大街的名牌,还比较潮流的那种,LV之类的经典款,那只能算有钱人;拿着铂金包,可能是富豪;如果是名牌的订制品,而且全球仅此一件,呵呵,恭喜你,你碰到贵族了。

贵族不常见,常见的就算“富豪”了。她们最喜欢的一款包包,当属铂金包。为啥叫铂金包,不是因为这包包上镀着铂金,而是源自1986年的一位法国歌星简·铂金。这大姐某次坐飞机,巧遇爱马仕的老板,就告诉他,自己的包包太小,装不下俺家孩子的尿不湿和奶瓶之类,老板见风使舵,多好的“强强联合”机会啊。回头就给她定做了一款大容量包包。

十几年过去了,这款大容量包包,如今成为女富豪们居家旅行必备良品。据说只有爱马仕的VIP客户,才有资格购买。所谓的炫富女,如果没有铂金包,还是别出来现眼了。对于追求奢侈和品位的女性,只有拥有铂金包,才证明你进入了圈子——十几万一个的提包,呵呵,价

格抛开不说,单是VIP客户,也意味着你背后的身家要足够支撑这种虚幻的荣誉。

更有甚者,女富豪们对于化妆品的态度也是夸张得不行。十三叔认识一位富豪美女,人家那包里,装着号称世界上最贵的护肤品“海蓝之谜”,原料来自大海深处的海藻,制作过程全手工,成品限量供应,一小瓶的售价在人民币2000块左右。这位富豪美女,拿着这玩意儿当润肤露,捋起袖子就往胳膊上抹,一抹就是小半瓶……

上流圈的豪放正在于此。如果说上流与下流有共同点,就是“豪放”,但豪放的对象不同。也许,下流圈子只是拿香油炒菜(这也够造的),上流圈子是拿顶级护肤品当身体油儿。

还有一个物件儿,也是上流与下流截然不同的分水岭——手表。您可别往庸俗了想。十三叔要讲的是小众的那些手表,瑞士的手工作坊,独立钟表师傅们的作品。这些物件儿,有钱都难得一见,为啥啊,产量小啊,手工制作啊,独立工作室啊。

十三叔给普及几款顶级手表吧,如果您是下流圈中人,权当个笑话听听;如果您是上流圈中的极品,也权当个笑话吧……

世界上最贵的表是啥?十三叔眼里,是高珀富斯了。首先是售价高,这个非常“小众化”的牌子,没有一款产品低于50万美金。这表有啥稀奇呢?不懂行的看不出来,拆开盖子估计也看不出,我们知道手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零件叫飞轮,就是那些小齿轮。高珀富斯的特别之处在于有N多个镂空的小齿轮嵌在同一枚手表中,运行稳定,如同罗丹的雕塑,美轮美奂。你明白为啥贵了吧?试问,大师的画作,有低于百万美金的么?这手表,俗世间的粗人,自然已经无法阻挡了,那是艺

术品。

普通圈子里的人们,对于手表知识,用一窍不通来形容,似乎有点儿过,至少大家还知道个“劳力士”“江诗丹顿”“百达翡丽”嘛,但是那些真正的名表,什么高珀富斯、海瑞温斯顿、沛纳海等等,估计上流圈子里的,也不是标配,而是极其小众化的个性之选。

这就是上流圈子的精髓:“与众不同”。话说回来,上流与下流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呢?喝咖啡和吃大蒜是不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呢?也未必。你知道,总有一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,就是上下通吃型的,这就是圈子里那些“上得厅堂、下得厨房,天天出访美国,还要经常斗一斗流氓”的全能选手。

圈子里此类选手最典型的代表当属一位房地产商P总。此人长得不乖,但放得开,出得豪门混得民间,就像太极张三丰能上能下,忽左忽右。自从有了微博,更是天天卖萌,乐在其中。

在上层人物中,他虽是小字辈,但论品位一点不输给那些城市精英。你看他开发的“搜侯”商业地产,多酷,多潮。而且人家还是“Johnny Walker”的代言人啊。

但是在底层民众眼里,他又是个大哥,经常在微博上发点他们老家的农村风光,感叹几句:“我一定要叶落归根,享受安逸淳朴的乡村生活。”颇有带头大哥的豁达与风度。有时候卖萌失误,被网友调戏之后,他转过身来笑嘻嘻地也加入到恶搞的队伍中。

憨然之态,跃然网上。事实上,究竟是谁调戏了谁呢?身处底层的人们,每月都要从有限的薪水里,拿出一部分按时缴纳房贷,人家大佬让你们乐和乐和,这正是“大智慧”啊。你以为鄙视挖苦了大房地产老板,实际上,是大佬娱乐了你们,逗你们玩呢!



十三叔 著
厦门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商业大佬、上流社会……你也许听过但肯定没听透彻的段子!怎样从蹬着三轮车卖键盘的小贩升级为电商圈的大佬?怎样就着咖啡吃大蒜并在上流场所泰然处之?怎样不要流氓、不偷税漏税并在没有关系的背景下赚到真金白银?怎样从30万美元做到30亿美元,然后赔掉5个亿,身陷囹圄,然后再重装上阵,卷土重来……十三叔为你描绘生意场的清明上河图!

上期回顾

圈子要分个三六九等,但人品绝对不会随着圈子不同而发生改变,十三那位黑裤子配白袜子的大哥,即使身在“下流”圈子之中,人品和道义,却绝对在“上流”圈子里。